

普通大众的知识概念及 知识归赋的实证研究

曹剑波

摘要: 对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是了解中国普通大众对知识概念的理解以及归赋知识的情况的一种有效方式。调查过程分为5个阶段,历时两年,结果发现:(1)普通大众认为,“真”不是知识的构成要素,知识的5个最重要特征依次是“可传播的”“有用的”“成体系的”“确证的”和“可信的”;(2)普通大众认为,“道德知识”“审美知识”和“琐碎知识”都不是真正的知识。研究调查结果后产生启示:“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琐碎知识”“道德知识”和“审美知识”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在对知识的认识上,知识论专家具有认知特权,普通大众应该接受知识论教育。

关键词: 知识;知识归赋;普通大众;实验知识论

DOI:10.13658/j.cnki.sar.2019.06.018

作者简介: 曹剑波,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B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9)06-0164-10

从幼时起,直至读大学、读研究生,老师们都教导我们要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现在,我们成为了老师,成为了家长,也在不断地教导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子女多学点知识。师长们的理由不仅有社会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视,而且有大众对“智慧和知识是人类最崇高的东西”(柏拉图语)^①以及“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奉。吊诡的是,人们对“知识”的看法却众说纷纭。在当下热闹非凡的知识论研究中,分析知识论者对“知识”的看法莫衷一是;实验知识论者则用实验揭示,普通大众的知识观千差万别。然而,这些研究大都是国外知识论学者做出的,而且主要是就某个特定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普通中国人的知识观如何,与主流知识论的看法有何异同,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异同,等等,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一、问卷调查

我们问卷调查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探讨普通大众对知识概念的理解;二是探讨普通大众是如何进行知识归赋的,看看普通大众把哪些类型的命题看作知识。问卷分5个阶段在不同高校的学生中进行,问卷方式有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2种。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直觉证据的合理性研究”(项目编号: FJ2019B074)。

^① Pla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 Benjamin Jowett(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p. 352.

(一) 参与者与实验过程

第一阶段即2016年3月8—15日。应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的老师之邀,笔者为厦门大学4个大班的文科硕士一年期学生作“哲学做实验吗?”的讲座,学生共840人。利用讲座之机,我们进行了纸质和网络两种形式的问卷调查(简称“16研卷”)。问卷因问题和选项的先后顺序不同分为2种。网络问卷在“问卷星”上进行调查。收回纸质问卷134份,其中有效问卷126份,8份因没有按要求作答被判为无效;收回网络问卷458份,其中有效问卷244份,214份问卷因答题时间超过500秒、少于100秒或最高学历写错(可能是因为问卷在“问卷星”中开放时间达7天有其他人加入填写)被判为无效。

问卷用SPSS(版本22.0)分析,问卷中问题的不同排列顺序和问题选项的不同先后顺序对问卷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排除顺序效应。纸质版和网络版问卷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把这次问卷中的所有有效问卷整合在一起。

全部有效问卷370份。^①其中,男性106人,占28.6%;女性264人,占71.4%。最高学历为文科的学生共284人,占76.8%;理工科58人,15.7%;其他28人,7.6%。

第二阶段即2016年10月9日至11月20日。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大类2016级本科新生上哲学导论课时,用“问卷星”作了问卷调查(简称“本科卷”)。收回网络问卷262份,其中问卷答题时间超过500秒、少于100秒或身份识别码^②写错的都判为无效,有效问卷143份。其中男性47人,占32.9%;女性96人,占67.1%。高中所学为文科的受试者71.3%,理科为25.9%,其他2.8%。这些本科生在回答问卷时,已经零星地学过一些知识论的内容。

第三阶段即2017年4月20—22日。同样是应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的老师之邀,笔者为厦门大学6个大班的文科硕士一年级学生作“哲学做实验吗?”的讲座,学生人数共1267人。利用讲座之机,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简称“17研卷”)。问卷因问题和选项的先后顺序不同分为2种。网络问卷在“问卷星”上进行调查。收回网络问卷485份,其中有效问卷408份,77份问卷因答题时间超过500秒或少于100秒^③被判为无效。男性94人,占23.0%;女性314人,占77.0%。最高学历为文科的学生共357人,占87.5%;理工科51人,12.5%。

第四阶段即2017年9月15—27日。笔者请在岭南师范学院和河南新乡医学院工作的学生做网络问卷调查(简称“岭河卷”)。问卷因问题和选项的先后顺序不同分为2种。网络问卷在“问卷星”上进行调查。收回网络问卷345份,其中有效问卷312份,33份问卷因答题时间超过300秒或少于40秒被判为无效。男性69人,占22.1%;女性243人,占77.9%。最高学历为文科的学生共59人,占18.9%;理工科253人,81.1%。

① 最初的论文标题为“中国人知识观的实验调查与思考”,在几次交流中,有些学者提出,仅以厦门大学学生无法代表中国人,还有人提出样本量太少的质疑。在他们看来,要调查中国人的知识观,没有上千上万个样本是不行的。对于他们的质疑与批评,笔者虽然可以辩护,但还是作了更多的调查。笔者对以厦门大学学生来代表中国人的辩护有二,一是用学生作问卷对象简单易行且为国际惯例;二是笔者所调查的厦门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一年级的,而且在厦门大学上学不到2个月,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代表性。为了避免被他人继续质疑,笔者调查在其他阶段中调查了其他高校,在第五阶段请专业机构来服务。笔者对样本太少的辩护是:在确定样本量时,笔者使用了国外权威数据调查网站“创造性研究体系(Creative Research System)”中的“样本大小计算器(Sample Size Calculator)”,将置信水平设置在95%,总人口按照中国最新的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即13.83亿人,最后测出最小样本量为384份。另外,按照通常的调查一个问题需要20个有效调查样本的比例,我们的调查数据只要超过340份就行;而我们前四个阶段的最终有效问卷是1233份。

② 规定学生的身份识别码为各自的学号。

③ 之所以不同阶段判别有效问卷的时间有差别,是因为不同阶段所给的题目数量有差别。

第五阶段即 2017 年 10 月 1—8 日。购买了“问卷星”服务(简称“服务卷”),问卷设置了随机出题,并设置红包 2 元一个,中奖率为 10%。收回问卷 948 份,其中有效问卷 848 份,100 份问卷因答题时间超过 500 秒或少于 100 秒被判为无效。男性 383 人,占 45.2%;女性 465 人,占 54.8%。最高学历为文科的学生共 253 人,占 29.8%;理工科 575 人,占 67.8%。

(二)材料

前四个阶段的问卷主体基本相同,个别有作修改。其中前 2 题问的是受试者的性别和最高学历的专业类型 16 研卷如下:

问题 3 请问:知识的重要特征有哪些?(可多选,最多选 5 个) _____

- (1) 有用的 (2) 得到了证明的 (3) 不是偶然获得的 (4) 是真的
(5) 可信的 (6) 可传播的 (7) 成体系的 (8) 公共的
(9) 不可错的 (10) 其他

问题 4 “科学的定理不是知识”这句话对吗?

- (1) 不能判断 _____ (2) 对 _____ (3) 不对 _____

问题 5 你认为下面哪些句子是知识(可多选) _____

- (1) 1 小时有 60 分钟。
(2) 这袋米重 100 斤,1 斤米大约有 2 万粒,因此,这袋米大约有 200 万粒。
(3)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180 度。
(4) 偷盗是不道德的。
(5) 厦门大学是美的。
(6)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
(7) 美国现任总统是奥巴马。
(8) 地球绕太阳公转。
(9) 月亮要么是行星要么不是行星。

问题 6 有网上说,2015 年 9 月 11 日厦门大学 2015 级本科生有 1000 人没有参加军训阅兵。由于 2015 年厦门大学共招收 4771 名本科新生,因此 2015 年 9 月 11 日厦门大学 2015 级本科生军训阅兵时有 3771 名本科生参加了军训。请问“2015 年 9 月 11 日厦门大学 2015 级本科生军训阅兵时有 3771 名本科生参加了军训”这句话是知识吗?

- (1) 不能判断 _____ (2) 是 _____ (3) 不是 _____

问题 7 “张三的妈妈是张三的亲人”这句话是知识吗?

- (1) 不能判断 _____ (2) 是 _____ (3) 不是 _____

问题 8 如果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确实有 100201 根头发。请问“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有 100201 根头发”这句话是知识吗?

- (1) 不能判断 _____ (2) 是 _____ (3) 不是 _____

问卷的不同在于:

第一,因担心美国大选导致同学们对“美国现任总统”的不同理解,以及想了解中美不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学校最高领导人会不会影响知识归赋,故在本科问卷中把第 5 题的第 7 小题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任主席是习近平”;在 17 研卷中改为“厦门大学的现任校长是朱崇实”。

第二,想了解不同的网络时事新闻的知识归赋,故在本科问卷中把第 6 题改为:网上说,2016 年 9 月 17 日的台风“莫兰蒂”重创福建,17 级狂风毁坏 651327 棵树。请问:“2016 年 9 月 17 日的台风‘莫兰蒂’毁坏 651327 棵树”这句话是知识吗?

第三,由于研究生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张三的妈妈是张三的亲人”这句话不是知识,担心是受试者对“亲人”概念理解的含混,故在本科问卷中改为“‘张三的妈妈是张三的长辈’这句话是知识吗?”

第四,由于研究生调查发现否认“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有100201根头发”是知识的比例很高,担心是因为一位大学校长的地位太低,受试者不会对其进行知识归赋,故在本科问卷中改为:如果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确实有100201根头发。请问:“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有100201根头发”这句话是知识吗?

第五,本科问卷增加了2道题,即:问题9: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知识吗?问题10: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是知识吗?

第六,17研卷有第1—5题,没有第6—8题,并增加了一些人口调查问卷。第四阶段问卷只调查了第3组和第5组问卷,且第5(7)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任主席是习近平”。第五阶段问卷采取了7分制,并对第3组和第5组问卷进行了扩充。

二、实验结果及其分析

由于本科卷的受试者曾上过一点知识论课,而服务卷的问卷形式和内容与前四次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这2个阶段的问卷在对比时不加以详细分析。为了节省篇幅,笔者把16研卷、17研卷和岭河卷整合在一起分析(简称“三总卷”),其中有效问卷共1090份。

(一)实验的结果

1. 性别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在三总卷中,性别与其他选题存在统计学的显著性的选题有:与专业,男性平均值1.35;女性平均值1.45;①问题5(8),男性平均值0.85,女性平均值0.92。②这表明,总体来说,在对知识的理解和知识归赋上,性别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2. 专业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在三总卷中,最高学历所学的专业与其他变量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有:问题3(1),男性平均值0.66,女性平均值0.74;③问题3(5),男性平均值0.41,女性平均值0.50;④问题5(1),男性平均值0.78,女性平均值0.69;⑤问题5(3),男性平均值0.87,女性平均值0.75;⑥问题5(4),男性平均值0.14,女性平均值0.19;⑦问“说谎是不道德的”,男性平均值0.32,女性平均值0.18。⑧

3. 对问题3的回答

在三总卷的受试者中,选(1)“有用的”有746人即68.4%;选(2)“得到了证明的”有541人即49.6%;选(3)“不是偶然获得的”有255人即23.4%;选(4)“真的”有209人即19.2%;选(5)“可信的”有485人即44.5%;选(6)“可传播的”有872人即80.0%;选(7)“成体系的”

①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16。

②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02。

③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07。

④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08。

⑤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01。

⑥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00。

⑦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29。

⑧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著性为0.014。

有 642 人即 58.9% ;选(8)“公共的”有 433 人即 39.7% ;选(9)“不可错的”有 33 人即 3.0% 。

在三总卷受试者看来,知识的 5 个最重要特征依重要性减弱排序为:可传播的 80.0% ,有用的 68.4% ,成体系的 58.9% ,得到了证明的 49.6% ,可信的 44.5% 。三总卷的结果与前四个阶段调查结果基本相同,知识最重要的 5 个特征都一样,只是排序略不同而已,结果见表 1。

表 1 知识的重要特征回答情况

问卷	(1)有用	(2)确证	(3)非偶然	(4)真	(5)可信	(6)传播	(7)体系	(8)公共	(9)不可错
三总卷	68.4%	49.6%	23.4%	19.2%	44.5%	80.0%	58.9%	39.7%	3.0%
16 研卷	69.5%	44.9%	21.1%	15.9%	40.3%	76.8%	51.1%	35.9%	1.4%
本科卷	67.8%	66.4%	16.8%	49.7%	67.1%	60.1%	50.3%	30.1%	2.8%
17 研卷	57.8%	51.7%	30.4%	17.9%	40.9%	80.9%	64.0%	40.7%	2.9%
岭河卷	81.1%	52.6%	17.0%	24.7%	54.2%	82.7%	61.5%	42.9%	5.1%

服务卷由于没有限定“最多选 5 个”,肯定回答^①除“有些知识只属于女性”(41.3%)和“知识是不会出错的”(24.8%) 2 题的比例低于 50% 外,其他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都超过 50% ,而且肯定回答最高的三项依次为:可传播的 91.4% ,有用的 88.0% ,成体系的 85.4% 。

4. 对问题 4 的回答

在三总卷^②受试者中,选(1)有 141 人即 18.1% ,选(2)有 82 人即 10.5% ,选(3)有 555 人即 71.3% 。

5. 对问题 5 的回答

在三总卷受试者中,选(1)“1 小时有 60 分钟”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821 人即 75.3% ;选(2)“这袋米重 100 斤,1 斤米大约有 2 万粒,因此,这袋米大约有 200 万粒”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475 人即 43.6% ;选(3)“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180 度”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912 人即 83.7% ;选(4)“偷盗是不道德的”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168 人即 15.4% ;选(5)“厦门大学是美的”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89 人即 8.2% ;选(6)“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715 人即 65.6% ;选(7)“厦门大学的现任校长是朱崇实”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413 人即 37.9% ;选(8)“地球绕太阳公转”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982 人即 90.1% ;选(9)“月亮要么是行星要么不是行星”为知识的受试者有 204 人即 18.7% 。其结果整理如表 2。

表 2 三总卷对问题 5 回答情况

受试者	(1) 60 分钟	(2)米	(3)三角	(4)偷盗	(5)美	(6)中国	(7) 厦大校长	(8)地球	(9)月亮
三总卷	75.3%	43.6%	83.7%	15.4%	8.2%	65.6%	37.9%	90.1%	18.7%

6. 对问题 6 的回答

16 研卷受试者对“军训阅兵”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 32 人即 8.6% ,选(2)“是”的受试者有 85 人即 23.0% ,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 253 人即 68.4% 。这道题前提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有 1000 人即占将近 21% 的人没有来军训,如果没有出现重大事故,这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却有 23% 的受试者选择为知识。

本科问卷受试者对“莫兰蒂台风”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 20 人即 14.0% ,选(2)“是”的受试者有 47 人即 32.9% ,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 76 人即 53.1% 。

① 肯定回答包括“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

② 其实只有 16 研卷和 17 研卷,问题 6-8 都是如此。

7. 对问题7的回答

16 研卷受试者对“张三的妈妈是张三的亲人”问题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24人即6.5%,选(2)“是”的受试者有104人即28.1%,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242人即65.4%。本科问卷受试者对“张三的妈妈是张三的长辈”问题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11人即7.7%,选(2)“是”的受试者有71人即49.7%,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61人即42.7%。

8. 对问题8的回答

16 研卷受试者对朱崇实校长头发数问题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36人即9.7%,选(2)“是”的受试者有65人即17.6%,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269人即72.7%。

本科问卷受试者对奥巴马总统头发数问题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15人即10.5%,选(2)“是”的受试者有44人即30.8%,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84人即58.7%。

9. 对问题9的回答

本科问卷受试者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知识吗”问题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15人即10.5%,选(2)“是”的受试者有117人即81.8%,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11人即7.7%。

10. 对问题10的回答

本科问卷受试者对“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是知识吗”问题的回答,选(1)“不能判断”的受试者有4人即2.8%,选(2)“是”的受试者有135人即94.4%,选(3)“不是”的受试者有4人即2.8%。

11. 相关性研究

皮尔森(Pearson)相关性^①研究发现有相关性的结果如下:

在三总卷受试者中,相关性在皮尔森0.01上显著的有:问题5(1)与问题5(2)的相关度为0.108,与问题5(3)的相关度为0.294,与问题5(6)的相关度为0.316,与问题5(7)的相关度为0.237,与问题5(8)的相关度为0.252;问题5(2)与问题5(4)的相关度为0.153,与问题5(5)的相关度为0.137,与问题5(6)的相关度为0.107,与问题5(7)的相关度为0.141,与问题5(9)的相关度为0.148;问题5(3)与问题5(6)的相关度为0.140,与问题5(7)的相关度为0.110,与问题5(8)的相关度为0.261;问题5(4)与问题5(5)的相关度为0.485,与问题5(7)的相关度为0.169,与问题5(9)的相关度为0.180;问题5(5)与问题5(6)的相关度为0.082,与问题5(7)的相关度为0.230,与问题5(8)的相关度为-0.103,与问题5(9)的相关度为0.226;问题5(6)与问题5(7)的相关度为0.490,与问题5(8)的相关度为0.174;问题5(7)与问题5(8)的相关度为0.094,与问题5(9)的相关度为0.076。

(二) 分析

由于问卷调查中的问题主要用来测试普通大众对知识定义的看法和不同类型的知识归赋情况,因此,对于上面的结果,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普通大众对知识定义的看法

主流知识的三元定义强调知识由确证、真和信念这3个要素构成。调查三总卷的受试者,结果是,虽然最重要的5个特征中有“得到了证明的”和“可信的”,即有“确证”和“信念”2个

① 注意:(1)只看相关度在0.01层次上的显著相关(双尾);(2)相关性为相互的,为了节省笔墨,只列一次;(3)“-”表示“负相关”;(4)由于只有问题3或问题5独自所提问的方式相同,因此看它们的相关性才有意义。问题3特征之间也有部分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它们的意义笔者看不出来。

因素,然而,这 2 个因素被选的百分比都低于 50%。选“真”的受试者比例只有 19.2%。与 2 次研究生问卷的结果相同,在本科问卷的受试者中,最重要的 5 个特征也只有“确证”和“信念”这 2 个因素,“真”仍没有入选。不过,选“确证”因素的比例较高,达到了 66.4%,选“信念”的比例为 67.1%。而且,虽然“真”不是知识的 5 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比例已经达到 49.7%,接近半数了,与研究生受试者选“真”的比例低于 20% 相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对比研究生和本科生受试者可以发现,本科生受试者对“知识”定义的看法更接近主流知识论的三元定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因为本科生受试者受过零星的知识论教育(不超过 2 节课)。

在 5 个阶段的问卷中,对知识的最重要的 5 个特征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还包含“可传播性”“有用性”和“成体系性”。这些特征难为传统知识论所容纳。重视知识的可传播性也许与当前信息社会相关;重视知识的有用性,也许与当下实用风气相关;重视知识的体系性则似乎与系统的科班教育相关。

2. 普通大众对知识归赋的看法

知识归赋即对某个问题是否为知识的肯定。根据知识的来源不同,知识可分为经验知识和逻辑知识。根据知识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同,知识可分为琐碎(trivial)知识和重要知识(即通常所说的知识)。按此标准,三总卷的结果可进行分类(只标注问题号)如表 3。

表 3 三总卷结果的知识分类情况

知识分类	经验知识	逻辑知识
琐碎知识	6, 8	5(2), 7
重要知识	4, 5(1), 5(4), 5(5), 5(6), 5(7), 5(8), 9	5(3), 5(9), 10

从主流知识论的三元定义来看,问题 4 应选“不对”,而问题 5 至问题 10 的所有命题都应该归赋知识。从普通大众的知识归赋(依有用性和经验性来分,且经验知识优先)来看,归赋知识的比例从高到底为:重要经验知识 > 重要逻辑知识 > 琐碎经验知识 > 琐碎逻辑知识。

为了便于对比,我们用“→”来标识每道题的百分比,并把第 4 题的否定式转化为肯定式,其结果见表 4。

表 4 知识分类表中每道题的百分比

知识分类	经验知识	逻辑知识
琐碎知识	6→32.9%, 8→17.6%	5(2)→43.6%, 7→37.9%
重要知识	4→74.3%, 5(1)→75.3% 5(4)→15.4%, 5(5)→8.2% 5(6)→65.6%, 5(7)→37.9% 5(8)→90.1%, 9→81.8%	5(3)→83.7% 5(9)→18.7% 10→94.4%

从表格的数据看,按知识的有用性和经验性来划分知识,是不能解释所获得的数据的。按知识的逻辑性和有用性来划分知识,也不能解释上面的数据。这个结果启示我们,也许普通大众的知识归赋有些是错误的。大多数学生没有学过逻辑,不知道“月亮要么是行星要么不是行星”是永真命题,从而作了错误的划分,把这个命题看作啰嗦的废话。这从反面说明学点逻辑在中国大学教育中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学者很少有人认同“道德知识”或“审美知识”的提法,普通大众也没有这些观念,因此,选 5(4)即“偷盗是不道德的”为知识的比例只有 15.4%,选 5(5)即“厦门大学是美的”为知识的只有 8.2%。研究生对“张三的妈妈是张三的亲人”这个常识只有 28.1% 进行知识归赋,本科生虽然有 49.7% 进行知识归赋,依然太少。作为厦门

大学的学生受试者,应该不会对“妈妈”与“亲人”或“长辈”的关系不了解。知识归赋的比例低,也许是把这句话看作无多大意义的常识。把误解的5(9)题以及不为普通大众认可的“道德知识”5(4)题和“审美知识”5(5)题去掉,那么得到分类情况如表5。

表5 去掉5(9)、5(4)和5(5)后的知识分类表百分比

知识分类	经验知识	逻辑知识
琐碎知识	6→32.9%, 8→17.6%	5(2)→43.6%, 7→37.9%
重要知识	4→74.3%, 5(1)→75.3% 5(6)→65.6%, 5(7)→37.9% 5(8)→90.1%, 9→81.8%	5(3)→83.7% 10→94.4%

这个分类表证明普通大众对知识的分类遵循从“逻辑性优先,有用性次之”的原则,因此知识归赋的优先性为:重要逻辑知识 > 重要经验知识 > 琐碎逻辑知识 > 琐碎经验知识。

(三) 结论

从以上的数据与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普通大众的知识定义与主流知识论的知识定义有重大差别,前者重视知识的有用性和可传播性,轻视知识的真的维度;后者强调知识的三元要素。(2)普通大众的知识归赋遵循逻辑性优先,实用性次之的原则。这种知识归赋原则与受试者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相同。中国的教育强调数理化方面的科学知识。普通大众的知识归赋原则与知识论主流传统相同。(3)普通大众通常不把没有多少意义的“琐碎知识”当作知识,也否认存在“道德知识”和“审美知识”,尤其是“审美知识”。(4)上过一些知识论课程的学生,其知识观与主流知识论者更接近,这表明知识论教育的必要性。

三、对普通大众知识看法的思考

研究中国普通大众的知识观对我们的启示有:(1)“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2)“琐碎知识”难以成为知识,“道德知识”和“审美知识”更难成为知识;(3)在对知识的认识上,知识论专家具有认知特权,普通大众应该接受知识论教育。

(一) “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

研究发现,三总卷中选“真”为知识的5个重要特征之一的比例仅为19.2%。“不可错”是与“真”相近的表述,三总问中选“不可错”的只有3.0%。问卷调查的结果与绝大多数知识论学家把“真”当作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相去甚远,厦门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问卷也是如此。我们不会认为,这是由于厦门大学文科研究生和本科生学术水平太差,因为在全国2879所高等学校中,厦门大学排名在21—23位,^①而且厦门大学文科总体在全国的排名比理工科要高。这只能说明中国普通大众基本不认为知识与“真”有紧密联系。

从普通大众的日常使用中也可以看出,普通大众不把“真”当作知识的必要条件。2017年6月10日上午10点20分,我们在百度上带引号查“假的知道”,找到相关结果约11,200,000个;带引号查“真的知道”找到相关结果约4,750,000个。当日10点23分在“中国知网”学术网上查全文,有“真的知道”的论文796篇,有“假的知道”的论文21篇。这表明,不论在不太正式的网络用语上,还是在比较正式的学术网用语上,“知道”都有“真的”与“假的”之分。

非但普通大众认为知道有真假之分,也有少数学者主张知识可以离开“真”。例如,黑兹

① 依据2016年教育部的数据。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634/201606/t20160603_248263.html。

利特(Allan Hazlett)指出,在缺乏真理的情况下,归赋知识现象是普遍存在的。^①斯塔曼斯(Christina Starmans)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大约有10—20%的人把知识归于错误(反事实)。^②

虽然普通大众和少数学者主张知识可以不需要“真”,然而,出于对“知识”概念崇高地位的敬重,以及现有质疑的证据和理由并不很充分,因此,我们主张“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不可否认,在日常使用中,正如我们在百度上查找到有“假的知道”的相关结果约11,200,000个,找到有“真的知道”的相关结果约4,750,000个,然而与约100,000,000个有“知道”的结果相比,前者的总和大约只占有所有“知道”的15.95%。在学术网上,查到有“假的知道”或“真的知道”的论文共816篇,而有“知道”的论文4,502,750篇,前者的总和只占有所有“知道”的0.18%。网络不规范用法是学术不规范用法的88.61倍。尤其重要的是,主张知识不蕴涵“真”,认可知识可以为假,“这一方面会亵渎知识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会导致相对主义,使真理与意见区分不开”,^③其代价难以为任何建构性的知识论所承担。隔离知识与“真”的蕴涵关系,会导致知识的庸俗化,甚至虚无化。

(二)“琐碎知识”和“非正统知识”难以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

在通常情况下,某人有多少根头发(精确到个位),某人的身高有多高(精确到毫米),某人的体重有多重(精确到克),这类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衡量方式不同的表述,纵使它们是真的且有根据,普通大众也很难把它们当作知识。“一袋米有多少粒”与“某人头发有多少根”其意义大体相同,然而,在三总卷中,对“这袋米大约有200万粒”进行知识归赋的有43.6%,而对“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有100201根头发”进行知识归赋的研究生只有17.6%,对“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有100201根头发”进行知识归赋的研究生只有30.8%,这3个数值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其原因也许是:(1)朱崇实校长的头发有多少根,不如奥巴马总统的头发有多少根重要,因为二人的地位有天壤之别;(2)如非必要,知识的表述越精确,普通大众越不会进行知识归赋。“大约200万粒”比“头发有100201根”表述更不精确,更符合普通大众的表述习惯,因此知识归赋比例越大。毁坏多少棵树,自然比有多少根头发重要,然而“莫兰蒂台风毁坏651327棵树”进行知识归赋的本科生只有32.9%,与奥巴马总统有多少根头发不相上下,这也可以看作是过分琐碎(太精确)所导致的。如果改为“莫兰蒂台风毁坏大约65万棵树”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头发大约有10万根”,那么可以预测,知识归赋的比例会大大提高。

由上分析可知,在是否把新闻当作知识上,以琐碎知识形式进行的报导不太合理,难以为普通大众所相信。今年有一则新闻报道:“5月11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受贿1.0480661694亿元”。^④依据我们的猜测,受贿精确到9角4分之类的报道是难以为普通大众所相信的,应该把报道改为“受贿约1.05亿元”。

对“偷盗是不道德的”知识归赋,三总卷调查的比例为15.4%;对于“厦门大学是美的”知识归赋,比例为8.2%。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大约有20%的人总喜欢极端,对于这些极端数据,我们在实验哲学的问卷调查中可以忽略”,^⑤因此,可以认为“偷盗是不道德的”和“厦门大学

① Allan Hazlett, “The Myth of Factive verb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0(80) pp. 497–522.

Allan Hazlett, “Factive Presupposition and the Truth Condition on Knowledge” *Acta Analytica*, 2012(27) pp. 461–478.

② Christina Starmans & Ori Friedman, “The Folk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Cognition* 2012(124) pp. 272–283.

John Turri, “A Conspicuous Art: Putting Gettier to the Test” *Philosophers’ Imprint*, 2013(13:10) pp. 1–16.

③ 曹剑波《知识与语境: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④ 《法治课 | 8名副部连续获刑,受贿数额为何精确到几角几分》<http://news.163.com/17/0601/18/CLS8CP8K000187VE.html>.

⑤ 曹剑波《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特鲁特普案例》,《世界哲学》2014年第2期。

学是美的”都不是知识,而这2个命题,分别代表“道德知识”和“审美知识”。“道德知识”和“审美知识”这两个概念不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也较少为西方主流知识论学者所接受,属于非正统的知识类型。要把这些非正统的知识类型变成为普通大众所接受,难度很大,而且也没有必要。求真、求善和求美,是不同类型的目标,不能相互还原。

(三) 专家特权论

在对知识的属性和知识归赋进行研究时,我们会遇到,到底是相信普通大众还是相信少数专家的问题。在知识的定义上,普通大众认为“传播性”“有用性”和“体系性”是知识很重要的属性,而“真”则是可有可无的属性;知识论专家强调“真”对知识的必要性,反对“传播性”“有用性”和“体系性”是知识的重要属性。

有许多研究探讨了人们是如何评估他人有好的知识来源的。研究证明,即使3—4岁的儿童也不会盲目地把他人的话当作真理,而是选择性地相信那些过去正确无误的说话者,以及相信那些较年长的、更熟悉的、更可靠的和更专业的说话者。^①研究还发现,在判断他人是否有知识时,要小孩忽略他们自己的特权知识是困难的。^②这表明,知识归赋具有特权性。

本文认为,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相较于普通大众,知识论专家具有特权。在知识的归赋上,知识论学者与普通大众对“月亮要么是行星要么不是行星”是否为知识看法完全不一样。路德维希认为,通过反思训练,专家可以获得对相关概念结构更高的敏感性。^③知识论学者受过专业训练,能够精确思考与使用常识的概念,他们的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与其他判断和理论一致。正因为专家有能力作出更加准确的概念区分,这种准确的概念区分,会使知识论专家知识归赋的判断比普通大众的知识归赋判断更有价值。普通大众可能没有很好地把握正在谈论的概念,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应用这个概念有利于避免概念错误的情况,也可能仓促地下判断,还可能被各种语用的因素影响,因此他们的判断可能仅仅是一些噪音。对复杂的、专业的问题的回答,必须要有一定的训练基础,而不能听从普通大众的判断;与知识论学者相比,普通大众没有能力使用“知道”一词。^④基于知识论学者在知识问题上付出了很多努力,接受过相关的训练,知道如何更好地阅读和思考知识论问题,有更好的概念和理论来解答这些问题,以及他们所特有的哲学气质,^⑤我们赞成在知识归赋问题上,应该请教知识论专家。

(责任编辑:郑珊珊 童传轩)

- ① Susan A. J. Birch, Sophie A. Vauthiera & Paul Bloom, “Three – and Four – year – olds Spontaneously Use Others’ Past Performance to Guide Their Learning”, *Cognition*, 2008(107:3) pp. 1018 – 1034.
- ② Susan A. J. Birch & Paul Bloom, “The Curse of Knowledge in Reasoning about False Belief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18:5) pp. 382 – 386.
- ③ Kirk Ludwig, “The Epistemology of Thought Experiments: First Person Versus Third Person Approache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2007(31) p. 149.
- ④ Antti Kauppinen, “The Rise and Fall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2007(10) pp. 95 – 118.
- ⑤ 反思性是哲学家共有“哲学气质(Philosophical temperament)”,“哲学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哲学家特别喜欢反思:与他们的同龄人相比,哲学家不太可能毫不质疑地接受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们倾向于去审查他们的直觉倾向来判断事情的真相。”调查结果发现,823个受过一些哲学训练的参与者的认知反思测试的平均得分是0.98,是没有受试哲学训练的参与者得分(0.44)一倍以上。而且,受过哲学研究生训练的158个参与者的平均得分(1.32)是没有受试哲学训练的参与者得分的3倍以上。(Jonathan Livengood, Justin Sytsma, Adam Feltz, Richard Scheines & Edouard Machery, “Philosophical temperament”,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3): p. 314, 316.)